



晋江新锐言情作家

含胭 / 诚意之作

「完美终结版·上」

言情大咖 / 木浮生

全新修订 + 新增番外 + 精美书签

倾情推荐

We will be together
Forever

情深 何以许棠心

你的梦想是什么？——我想走路。

含胭

作品

网络原名：《何秦合理》

幸福从来都不是唾手可得 残缺与完美总是如影随行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FENGHANG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LTD

口
咽

诚意
之作

*We will be together
Forever*

情深
何以许棠心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情深何以许棠心 / 含胭著. -- 南京 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4

ISBN 978-7-5399-7657-0

I. ①情… II. ①含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199761号

书 名	情深何以许棠心
作 者	含胭
出版 统 筹	黄小初 邹立勋
选 题 策 划	花火工作室
责 任 编 辑	胡小河 姚 丽
文 字 编 辑	谭 倩
责 任 监 制	刘 巍 江伟明
出 版 发 行	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集 团 地 址	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: 210009
集 团 网 址	http://www.ppm.cn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	http://www.jswenyi.com
经 销	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印 刷	湖南翰林文化商务有限公司
开 本	710×1000毫米 1/16
字 数	220千字
印 张	19
版 次	2014年11月第1版, 2014年11月第1次印刷
标 准 书 号	ISBN 978-7-5399-7657-0
定 价	26.80元

(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

情深 何以许棠心

*We will be together
Forever*

目录
CONTENTS

- /001/ 引 子
- /002/ 第一章 菜鸟何棠
- /018/ 第二章 中勤秦理
- /034/ 第三章 春山路夜市
- /053/ 第四章 城南中学
- /069/ 第五章 秦理的王国
- /086/ 第六章 秦勉和齐飞飞
- /103/ 第七章 他的梦想
- /119/ 第八章 你一定会幸福的
- /136/ 第九章 泽土镇



情深 何以许棠心

*We will be together
Forever*

目录
CONTENTS

- /151/ 第十章 月老庙，求姻缘
- /168/ 第十一章 蜜糖的糖
- /186/ 第十二章 你还是不了解我
- /202/ 第十三章 神户牛肉和臭豆腐
- /220/ 第十四章 糖糖，我们结婚吧
- /238/ 第十五章 我会好好待你
- /255/ 第十六章 我们是夫妻了
- /273/ 第十七章 她不会变
- /288/ 第十八章 我要你心里只有我一个

引子

我们始终待在一起。

对我们来说，在一起既像独处时一样自由，又像相聚时一样欢乐。我想我们整天交谈着，相互交谈不过是一种听得见、更活跃的思索罢了。他同我推心置腹，我同他无话不谈。我们的性格完全投合，结果彼此心心相印。——夏洛蒂·勃朗特《简·爱》



第一章 菜鸟何棠

何棠办公桌上的电话响了，她接起一听，立刻站起了身。

坐在对面的杜芳芳悄悄地打量她，只见何棠理了理自己的衣服下摆，掠了掠耳边的碎发，往门口走了两步又急匆匆地退了回来。

她从抽屉里拿出一面小镜子，晃着脑袋不停地照，杜芳芳扶额：“别照了，你又没化妆，再照也照不出花儿来呀。”

何棠脸红了，手忙脚乱地丢下镜子就溜出了办公室。

何棠敲着王宇霖办公室的门，里面传来他低沉的声音：“请进。”

何棠做了一个深呼吸，才推门而入，王宇霖端坐在办公桌前，何棠毕恭毕敬地喊：“王经理。”王宇霖抬头看她一眼，简单地说：“坐。”

何棠坐下来，背脊绷得很挺。王宇霖把一叠文件推到她面前，说：“小何，你们部门之前投过几个小标，你都有参与，具体的流程基本都清楚吧？”

“嗯，清楚。”何棠点头，虽然她只是跟在领导身后打打下手而已。

王宇霖示意她打开文件：“你现在还没转正，公司没给你交社保，正好过些天有个很小的标我们请了中勤配合一起去围，他们不打算派人，到时你就代表中勤出场，明白我的意思吗？”

所谓围标，就是由一家志在中标的投标单位组织几家同行一起去投标，牵头的叫投标单位，帮忙围标的则叫陪标单位。当然，这事算是违法的，但在中国乱糟糟的大环境下，几乎所有涉及招投标的公司都会做这些事。

何棠虽然进公司不久，但已经略知皮毛了。

王宇霖注视着何棠，眼里是征询的意味，何棠立刻回答：“明白。”

王宇霖赞许地点头，指指何棠手里的文件：“这是要中勤的秦董签字盖章的委托书，你拿着下午去中勤，我已经和他的秘书联系过了，办完了你直接去公证处把公证做了就行。记住，到了那边不用多说话，低调一些。”

王宇霖说话的时候，何棠一直盯着他看，他戴着一副金属框眼镜，头发留得短而利落，一张脸棱角分明，五官俊朗。

他的眼神一直都有些冷，从何棠第一次见到他起就是如此。王宇霖并不是个会摆脸色的人，作为富洋建筑的一个部门经理，他对待下属还是比较温和的，但是不

知为何，他总是给人不易亲近的感觉。

何棠知道，对于王宇霖，公司里的评价是分两个阵营的：一部分人觉得他很厉害，虽然年轻，但是专业素养很强，毕竟是名校毕业的研究生，进了公司才四年，就凭借着扎实的专业基础和出众的沟通技巧，坐上了业务部经理的位置。

另一部分人，尤其以公司资历比较老的员工为主，都觉得王宇霖这个人城府太深，看着做事稳重妥帖，实则圆滑世故。总体来说，他们认为王宇霖不是一个实干派，而是个投机派。

但这些都不影响公司里的未婚女同胞把王宇霖当成一个宝。那些老总级别的男人是远在天边的星星，根本就不可能抓到，但是像王宇霖这样的单身职场精英，年轻有为，外表又出众，就成了现实世界里的未婚女人们可以幻想的王子。

何棠也是其中之一。

但是她和其他的女员工不一样。

王宇霖不仅是她的上司，还曾是她的学长，不管现在外界对他评价如何，在何棠心目中，他始终是当年那个温柔待她的谦谦大男生。

甚至何棠大学毕业来到D市，就是冲着他。

下午，何棠带着王宇霖交代的任务出门办事。她来到这个城市已有半年了，但还是没搞清那些相似的路名。坐公交车时，她坐过了站，只得多走一站路回来。

抬起头，四周是一幢高过一幢的大厦，它们都长得很像，把天空隔得支离破碎。这是个与老家完全不一样的地方，天空永远不会湛蓝，空气也永远不会清新。何棠虽然已经离开那个小镇许多年了，却依旧没有适应这所谓的城市生活。不管是曾经读书的S市，还是现在工作的D市，她都存着一种浓浓的疏离感。何棠知道自己想要的东西其实很简单，却也知道这份简单并不是唾手可得的。

幸好她还年轻，还有大把的时间去争取，甚至去挥霍。何棠觉得自己已经足够勇敢，至少，毕业后来到这个陌生的城市工作，对她来说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一个决定了。

她慢慢地走在人行道上，仔细看过门牌，才找到她的目的地——锦宏国际。

何棠抱着档案袋坐电梯到了20楼，出了电梯，一抬头就看到了墙上的公司名——中勤集团。前台小姐妆容精致，看到何棠就绽开一个职业微笑：“你好，请问找哪位？”

何棠小声回答：“你好，我是富洋建筑公司的，我姓何，之前我公司的王宇霖经理已经和你们联系过了，叫我来找秦董。”

“秦董，还是秦总？”前台小姐的表情一直都没变过，连嘴角弯起的弧度似乎

都是精确设计过的。

“秦……”这有什么区别吗？何棠说不出来了，她只是被王宇霖派过来办一件小事情，这时候她实在记不清他当初说的究竟是秦董还是秦总，想了想，她说，“就是你们营业执照上的法定代表人，我要找他签字，还要盖法人章和公章。”

“明白了，请稍等。”前台小姐拨通了内线电话，“你好，李秘书，我是前台小孟，有一位富洋建筑公司的何小姐要找秦董签字盖章，说是联系过的……哦，好，我叫她过去。”

挂了电话，她站起来，指着一条走廊对何棠说：“你往前走，右转，会看到一个总经办，找前台李秘书，她会给你开门。”

何棠点头微笑：“谢谢你啊！”

穿过走廊，何棠小心翼翼地打量四周，她对中勤集团并不了解，只知道这是一家从餐饮起家，在房地产领域发展壮大，最终涉及许多产业的集团性公司。它旗下的中勤建设是D市建筑行业中数一数二的企业，与富洋建筑有时是合作伙伴，有时是竞争对手。

何棠只是一个初入职场的菜鸟，地位卑微，很多事根本就不懂，领导也只会派给她一些跑腿打杂的活。

中勤集团的办公场所漂亮又宽敞，就像偶像剧里拍的那些高端写字楼一样，每个大办公室都是用落地玻璃隔断，有些拉着百叶窗，有些没拉，员工们无不衣着精致，行色匆匆。何棠穿过走廊，右转，一眼就见到了总经办。

李秘书的办公桌在总经办的密码玻璃门外，她看到何棠，站起来帮她刷卡开了门：“何小姐，你得稍微等一会儿，秦董出去办事了，很快就会回来的。”

何棠忙说：“没事没事，我等着就行。”

李秘书带着何棠进了玻璃门，何棠发现里面别有洞天。一间通透宽敞的大开间里摆着一组沙发、茶几，四周点缀着不少植物，另有几扇闭着的门，门口有一张类似前台的办公桌，桌子很长，隔着两米摆着两台电脑，桌后并没有人。

李秘书请何棠在沙发落座，并给她泡了茶：“何小姐，你坐一会儿，我先出去了。”

何棠急忙起身道谢，直到李秘书出了玻璃门，她才重新在沙发上坐下，沙发边就是落地玻璃窗，可以俯瞰大厦外的风景，何棠呆呆地坐了一会儿，开始觉得无聊，就站起来走到了窗边。

想到秦董一时半会儿也不会回来，她就给老家的爸爸打了一个电话。这段时间，每次打电话回家，她都觉得心情沉重。挂了电话，何棠开始计算发工资的时间，她还未转正，试用期工资只有两千块钱，交了房租水电费，外加伙食费等日常开销，

实在所剩无几。何棠想自己下个月必须要再节省一点，或许能多打一些钱回家，想着想着，她不由得叹了一口气。

站了一会儿，她又坐回沙发上。下午两点，正是阳光最暖的时候，玻璃窗朝南，何棠身上沐着九月午后的暖阳，不知不觉就歪着头睡了过去。

她做了一个简单的梦，梦里的场景纷乱，最后定格画面是哥哥何海骨瘦如柴地躺在病床上的情景，医生们和爸爸妈妈围在何海身边，无声地将白色的布单盖到了他的脸上。

何棠梦中受到惊吓，猛地就醒转过来，她坐直身体，胸口不停起伏，突然发现身上有一件藏青色外套正在往地上滑。何棠有些愣怔，她捡起外套，抬头一看，才发现大开间的那张办公桌后已经多了一个人。

那是个年轻的男人，一眼看去就很英俊，他似是注意到了何棠的视线，也向她望了过来，嘴角立刻挂起了笑，眼睛亮闪闪的，像是特别开心。

“你醒了？”他问道，抬起左手指指何棠手里的衣服，“那是我的衣服，刚看到你睡着了，怕你感冒，你别介意啊。”

“不会，谢谢你。”何棠觉得这男人的声音很好听，清清爽爽的，但在别人的公司里打起瞌睡，实在令她觉得尴尬。她手指捏着衣服站了起来，看那几扇依旧关着的门，不安地开口，“请问，秦董回来了吗？”

“哦，还没有，估计快了，他下午在市郊有个会。”男人一边说，一边在电脑上操作着，一会儿后他拨通固话，脑袋和肩膀夹着话筒，手指在键盘上敲个不停，“小马，打开了，告诉我路径。”

“……OK，找到文件了。”又讲了几分钟电话后，他才把话筒放下，抬起头看何棠，见她还是傻呆呆地站着，不禁笑道，“你坐啊，站着干吗，对了，要不要吃水果？”

何棠还没来得及说不用，男人已经将办公桌上的一盘香蕉拿了起来，接着“转”了出来。

嗡嗡嗡嗡的声音响起，何棠惊讶地看着原本“藏”在办公桌后的男人，坐在一架有些夸张的黑色轮椅上，就这么慢悠悠地“转”到了她的跟前。

中央空调呼呼地吹着风，即使一室阳光，也不让人觉得炙热。

何棠看着面前的男人。他看起来二十五岁左右，头发乌黑，脸颊消瘦，肤色白皙，穿着一件墨绿色格子衬衣，深灰色的西裤上搁着一盆香蕉，此时正仰头看着何棠，面带微笑。

他坐的轮椅和何棠印象中的轮椅完全不一样，轮子小一些，但是轮胎很厚，座椅及靠背也特别厚重，整架轮椅似乎是用电的，架子虽大，在他的操纵下却一点也不显得笨重，行进得很是灵活。何棠眨巴着眼睛看着他，心里冒出一个古怪的念头：

这家公司真好啊！总经办居然会聘请一个残疾人做员工！

男人似乎对何棠的打量见怪不怪，他探着身子把香蕉放到了茶几上，又说了一遍：“坐啊。”

他坐着，何棠站着，这样子面对面的确不太好，何棠赶紧坐下，有些手足无措，又将男人的外套放在了一边。

“吃香蕉。”男人指指香蕉，见何棠不动，他操纵着轮椅往前一些，伸出左手拽住了一根香蕉，指尖用力，将之扯断。

直到这时，何棠才发现，他的右手一直扶在轮椅的扶手上，像是完全没有动过。即便是隔着衬衫，也会发现他的右臂要比左臂细许多，手掌像是没什么力气，手指也有些蜷缩，但是他脸上的表情却是满不在意的，扯下香蕉后就递到了何棠面前。

何棠赶紧收回视线，接过香蕉，小声地说：“谢谢。”

男人露齿而笑，又扯下一根香蕉，搁在茶几上，只用左手慢慢地剥起皮来。把香蕉顶部的皮都剥下部分后，他拿起香蕉，用牙咬着把皮都剥到了香蕉底部，这才张嘴咬了一口，边吃边说：“我午饭只吃了一点点，有些饿了，你也吃，别客气。”

何棠觉得真是怪异极了，她坐在D市鼎鼎大名的中勤集团总经办，和一个男人一起吃香蕉……

不过她还是听话地剥下了香蕉皮，小口地吃起来。

男人三口两口就吃完了香蕉，他从茶几上抽出纸巾抹抹嘴，问何棠：“你找秦董有什么事？”

何棠有些提防地看着他，记起王宇霖的叮嘱——不要多说话，要低调一些。她只是笑笑：“有文件找他签字。”

“哦？什么文件？”男人的眼睛望向了何棠身边的档案袋，有些好奇地问，“你是哪个公司的？”

找人陪标这种事，自然是越少人知道越好啊，何棠再单纯，也明白这个道理，面对男人的提问，干脆笑笑不说话了。

男人盯着她，等了半天见她没吭声，只是低头吃香蕉，估计也明白了是怎么回事。他笑眯眯地说：“放心，我能在总经办，就是秦董信得过的人，你这事要是急，我就帮你打个电话问问他什么时候回来。”

何棠急忙说：“不用不用，秦董那么忙，我在这里等他就是了。”

男人见她怎么也不肯开口，耸耸肩也不再勉强。他将轮椅转了开去，并没有回到办公桌后，而是到了落地窗前。

何棠起先还端端正正地坐着吃香蕉，吃完后，听到背后许久没动静，她终于忍不住回头看去。

那男人坐在落地玻璃前，静静地看着窗外，整个人一动不动，连面上也没什么表情。

何棠看着他轮廓鲜明的侧脸，心里猜测着他为什么会坐轮椅，在中勤遇到这样一个人肯定是令她好奇的，而且，这男人还那么帅气。

正在何棠胡思乱想时，那男人突然回过头来，目光毫无预兆地与何棠交汇在一起，何棠吓了一跳，连忙红着脸转回头去。

耳边嗡嗡声响起，男人的轮椅又回到了何棠面前，他有些玩味地打量着她，何棠觉得尴尬极了，低头也不是，抬头也不是，索性就大着胆子与他说起话来。

“你……”她尽量笑得自然，“你在这里上班吗？”

男人一愣，点头笑道：“是啊。”

“哦。”何棠挠了挠头，见那男人眼睛清亮，似笑非笑地看着自己，她想了半天，才问出一句，“待遇……应该不错吧？”

男人立刻就笑开了，说：“还行。”他眨眨眼睛，反问，“你呢，你们公司待遇如何？”

一说到待遇，何棠就有些泄气了，嘴都嘟了起来，说：“挺一般的。我今年七月才拿的毕业证，之前四个月算实习期，现在算试用期，要到下个月才能转正。实习的时候只有六百块一个月，拿了毕业证后是两千，吃过用过，就没剩什么了。”

男人点点头，问：“那转正以后工资是多少？”

何棠想起入职时人事部经理的话，回答：“两千六吧，不过扣掉社保和公积金，也只有两千出头了。哦，年底貌似有年终奖，就是不晓得有多少。”

她见那男人若有所思的样子，不禁好奇，问：“你呢，你在中勤的总经办上班，收入肯定比我多吧？”

“啊……多那么一点儿。”男人依旧是笑嘻嘻的模样，“我在这里包吃包住，还有奖金，养活自己是没问题啦。”

何棠瞪大了眼睛：“这么好啊！还包吃住！可是……”她打量着男人身下的电动轮椅，问，“你上下班回宿舍，会不会不方便呀？”

她的语气充满了关心，男人笑得温和，摇头说：“不会，我就住楼上，挺方便的。”他左手食指指指楼上，“员工宿舍，家具家电齐全哟。”

“天哪！真好。”何棠羡慕极了，“那上班都不用早起赶时间了。”

男人眼角闪过一抹光，说：“觉得中勤不错？你可以跳槽嘛，我们总经办还缺一个总经理秘书呢，要不要来试试看？”

何棠见他不像开玩笑的样子，脸立刻红了，摇手说：“不用啦，我挺喜欢自己公司的。”

嗯……其实，是喜欢公司里的某个人吧。

男人有些失望地撇撇嘴，说：“其实吧，我真不觉得富洋有什么好的。”

何棠起先还没反应，几秒钟后才大惊失色：“你，你怎么知道我是富洋的呀？”

“猜的。”男人哈哈大笑，这时，他搁在办公桌上的手机响了，他操纵着轮椅回到了办公桌后，接起了电话。

“哦，快到了？有个小姑娘在等你，等了很久啦。”

挂了电话，他手指叩着桌面，从电脑屏幕后探出脑袋看何棠，说：“嘿，再等五分钟，秦董马上就回来了。”

因为秦董要回来，何棠就没有再与那个男人聊天，因为不想让秦董看到她在与中勤的员工交谈，这样会显得很专业。

她端端正正地坐在沙发上，那男人则坐在了前台桌子后面，何棠听着他噼里啪啦敲击键盘的声音，又偷偷打量他偶尔从电脑屏幕后露出来的一张脸。

喔！真的好帅哦，一点都不比王宇霖差啊，只可惜他坐轮椅，何棠在心里为他感到惋惜。

正在胡思乱想的时候，总经办的密码玻璃门开了，何棠一下子就弹了起来，看见一个高大的男人信步走来，身后还跟着一个助理模样的年轻男人。

走在前面的男人看起来二十八九岁的年纪，一身深色西服，身材挺拔有型，他肤色略深，眉目冷峻，看到何棠后依旧面无表情，语气疏淡：“富洋的员工？”

“是的。”何棠点头，“秦董好。”

“唔。”他点点头，“到我办公室说。”

“哦好。”何棠赶紧抱着档案袋跟在了他身后。

这男人虽然冷漠，但是气场很强大，何棠想，大概言情小说里那种腹黑霸道的邪魅总裁就是这个样子吧。

去秦董的办公室要路过那张大开间的前台桌，何棠经过时只看到那个坐轮椅的男人正饶有兴致地看着他们，左手手指轻轻在桌面上叩着。

见过秦董，再看到他，何棠心里冒出了古怪的感觉，但究竟是什么感觉，她一下子又说不上来。

这时，走在前面的秦董突然停下脚步，扭头对桌子后的男人说：“今晚去古水路吃饭。”

那笑嘻嘻的男人一下子就变了脸，眉毛都要挂下来了，一脸苦相：“你不会答应了吧？”

“唔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下班一起走。”

“……好吧。”桌后的男人叹了口气，又说，“你赶紧给人小姑娘把字签了，人家等你很久了。”

听了他的话，秦董没有任何反应，只是大步往前走去，何棠提心吊胆地跟在他身后，心想，喔！这小员工胆子真肥啊，居然敢这样对自家老大说话。

秦董的办公室大得吓人，装修风格也像他本人一样冰冷严肃，他甚至没有叫何棠坐，只是问她要了需要签字的文件。

他坐在办公桌后，很快就帮何棠签了字，字写得龙飞凤舞的，何棠都看不清写的什么。他没有多问这个标的事情，只是叫何棠去找他的助理谢玮文盖公章、法人章，并且联系后续事项。

何棠不知道谢玮文是谁，想当然地问：“是外间那位……呃……坐轮椅的先生吗？”

秦董神色一滞，抬头盯着何棠，摇头：“当然不是，是跟我一起回来的那个。”

“哦，我知道了。”

何棠向秦董道谢，告别，退出了他的办公室。

大厅的那张办公桌后已经换了一个人，就是跟着秦董回来的年轻男人，他正在桌上整理东西，并打开了另外一台电脑，何棠轻轻叫他：“请问你是谢玮文先生吗？”

“啊，是的。”谢玮文也是一身西服，面色和善，听何棠说了要求后，他立刻带她去综合办公室盖章。

离开总经办的时候，何棠回头望了一眼，几扇办公室的门都紧紧地闭着，大厅的前台办公桌边空空如也，桌上摆着谢玮文的笔记本包。

之前那个坐轮椅的男人，不知道去了哪里。

何棠在公证处做完委托公证时已经是下午四点半，她仔细检查了一遍公证书，看到法人章上“秦勉”两个字，不由地感叹，真是人如其名，秦勉，勤勉，那秦董看起来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工作狂。

她打了个电话给王宇霖：“王经理，事情办好了，我刚做完公证。”

王宇霖在电话里嗯了一声，说：“时间也不早了，你直接下班吧，不用回公司了。”

何棠心里挺开心的，说：“我知道了，王经理再见。”

“再见。”他顿了一下，突然又说，“辛苦了，小何。”

因为王宇霖的这句“辛苦了”，何棠心情大好。提前下班，这个地方又离家比较近，意味着她可以提前两个小时到家。

她立刻给吴慧尧打了电话，电话才接通，就听到那面阿里旺旺叮咚叮咚的声音不绝。

“哟，生意很好嘛。”何棠笑道。

吴慧尧哈哈干笑几声，突然就叫起来：“老娘已经降到二十九元了，这怂货居然还要包邮，买件小T恤还要包邮，这怂货是不是脑子让驴踢了！”

“……”何棠沉默了一会儿，听着对面飞快又响亮的打字声，终于，吴慧尧的声音再次传来：“什么事？又要我帮你充话费呀？”

“不是啦，我是想问你晚上想吃什么，我提前下班了，可以去买菜，晚上我来做饭。”

“哟呵，这么好啊！”吴慧尧没和何棠客气，点了个醋熘鱼块和香菇菜心，就又忙着和买家厮杀了。

何棠和吴慧尧是大学同学，四年的好室友、好闺蜜。吴慧尧的家在D市下面一个小镇上，家里有一间超级小的成衣加工小作坊。吴慧尧大学毕业没有去找工作，和爸妈商量后在D市租了个月租一千五元的房子，拿家里一些库存的衣服开起了淘宝店。

因为王宇霖，何棠一直想毕业后来D市工作，吴慧尧知道何棠心里的秘密，当即就邀请她来D市合住。就这样，这一年的春节后，两个即将大学毕业的女孩子住进了D市一个老小区——春山新苑的一套二居室内。两人互相照应，过起了自己买菜做饭洗衣打扫的小日子。吴慧尧住朝南的大房间，因为她需要很大的空间做仓库，何棠则住在朝北的小房间，相对应的，只需分摊五百元房租。

后来，何棠顺利地在王宇霖就职的富洋建筑公司找到了工作。

何棠去菜场买了菜，优哉游哉地回了家，吴慧尧正抱着笔记本电脑蹲在床上，身上穿着件大花睡裙，头上是个胡乱扎的冲天辫。

厨房的水槽里丢着吴慧尧中午吃面条留下的脏碗，何棠刚要洗，就听吴慧尧在房里喊：“别动！我自己会洗！”

何棠笑了，拿出两个刚买的苹果洗净削皮切块，给吴慧尧拿进房去。

吴慧尧瞥她一眼：“何妈妈，你真是白白浪费了一张萝莉脸，瞧瞧你，多像一个老妈子。”

何棠在吴慧尧身边坐下，咬着苹果笑嘻嘻地说：“老妈子不好吗？我妈说女人就该贤惠勤快。”

“狗屁！你就是被你妈洗脑了。”吴慧尧话音刚落，阿里旺旺的叮咚声又响了起来，又有买家开始和她讨价还价了。

“啊啊啊！真是没天理！”吴慧尧拉过何棠看屏幕，“特价十九元一条的裤子，

买三条包邮，这怂货只买一条，再捎了一件小背心，就想让老娘给她包邮！她怎么不去抢啊？”

何棠失笑：“你别动不动就叫人家怂货嘛。”

“不是怂货是什么！”吴慧尧义愤填膺，咬牙切齿，十个手指在键盘上敲得啪啪响，何棠凑过去看她打的话，差点笑疯。

“亲，真的不能包邮哦，人家是小本生意啦，这样吧亲，亲要是再加一条小裤裤，人家就忍痛给你包了，好吗？亲！”

晚饭后，吴慧尧还在打饱嗝，何棠已经手脚麻利地把厨房收拾清爽了。

吴慧尧倚着厨房门看她，一边剔牙，一边摇着头啧啧个不停：“何妈妈，我要是男人，一定把你娶回家，我就从来没见过你这么勤快的女人。”

“那是你太懒好不。”何棠擦干手，回头瞪她，“换衣服，出去散步。”

吴慧尧哀号：“哦！No！”

因为吴慧尧做淘宝，除了回家拿货，已经变成了一个十足的宅女，何棠看不过眼，每天饭后都会拖着她外出散步锻炼。

出了春山新苑，穿过两个路口有一条春山路，到了夜里，路的两边都摆满了地摊，俨然成了一条自发形成的夜市街。何棠和吴慧尧都是年轻女孩子，所谓散步，很自然地就往夜市街走去了。

两个人每天都是只看不买，吴慧尧喜欢逛服装摊，因为她卖的衣服和地摊货差不多，所以她很关心价格。

有一家服装摊在卖情侣T恤衫，单件四十元，两件七十元，生意很火爆。吴慧尧一边摸面料，一边小声对何棠说：“我只卖三十元一件，两件五十元就够。”

何棠瞧着满是顾客的摊位，也压低声音说：“那你不是赚死了？”

吴慧尧翻白眼：“狗屁。都囤着呢，你要不要？一件二十元我卖给你。”

“一件十元块我全收了！”

“滚！”

逛了大半个小时回到小区，何棠从裤兜里掏出两条长绳，一条递给了吴慧尧。

“又要跳绳？”吴慧尧摸着肚子叫苦连天，“何妈妈！我晚饭吃得好饱啊，跳绳会不会烂盲肠啊！”

“我只知道你不跳绳会变肥肠，你瞧瞧你的肚子。”何棠说着已经走到一边，找了块空地自顾自跳了起来。

每天规律地生活，三餐正常，早睡早起，按时锻炼，这就是何棠的生活宗旨。她从小看惯了生老病死，所以格外珍惜自己的身体，即使手头没什么钱，也会想着

法子让自己过得健康一些。

哥哥何海从小生病，不知哪天就会突然离开他们。何棠记得离家上学时，父亲何庆国嘱咐她的话，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，如果哪天何海走了，爸爸妈妈就只剩下她了。

其实，只有父亲是这么想的吧。

两个女孩子断断续续地跳了半个小时的绳，终于回了家，吴慧尧哆嗦着腿去洗澡，何棠则打开了自己的笔记本电脑。

登录QQ，找到“山中人”的头像，点开对话框。

呆可可：田叔叔，现在是每周一次的工作汇报。这一周……

她啪嗒啪嗒地打了很多字，详细地说了近一周的工作内容，发送以后，她等了好一会儿，对方没有回应。何棠习以为常，心情愉快地起身去洗澡了。

古水路，慕芳里。

这是一个建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别墅区，地处市中心，闹中取静，总共只有18幢中式风格的独立院落。别墅区内绿树繁盛，小桥流水，凉亭假山，别有意境。

秦家二老就住在这里，同住的还有84岁的秦老太太。

秦理和秦勉已经在外居住，偶尔会回来吃饭，这一晚，就是秦母叶惠琴打了电话给秦勉，叫他一定要把秦理一起带回家来。

一家五口吃完晚餐，秦老太太很久没见两个孙子，拉着手就聊个没完。叶惠琴也想念儿子，尤其是秦理，她在厨房洗葡萄，一颗一颗仔细地挑选、清洗，这是秦理爱吃的水果。

洗完葡萄，叶惠琴端着水果盘走到客厅，发现沙发上只有丈夫秦树、秦老太太和秦勉三个人，不见秦理的踪影。

她放下果盘，问秦勉：“阿理呢？”

秦勉答：“他说房里有些闷，到露台上去透透气。”

叶惠琴听罢，抓了一串葡萄，又拿起秦理搁在沙发上的外套，就往露台走去。

秦家这幢别墅的位置正对别墅区中央的小公园，露台虽然在一楼，但是挑空了半层，面积有十五六个平方，视野还算不错。在露台上能看到一片草坪和潺潺流过的浅溪，溪边有几棵枇杷树，那是秦理和秦勉小时候，秦树带着他们一起种下的，如今树木早已枝繁叶茂，春夏之交时还能结出累累金果，常引得慕芳里的小孩来爬树摘果子吃。

叶惠琴和秦树喜爱新鲜空气，就没有将露台包起来，十几年来仍然保持交房时的露天状态。他们在其中设了藤桌藤椅，闲暇时吹着凉风，赏景品茶，倒也别有情趣。